

况且况且况

李长声自选集·历史与文化

李长声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 文 治 堂 |



无尽地重复

噪音听来也耳顺

况且况且况

阅读日本文化，绕不开李长声

陈子善、傅月庵、毛尖等强烈推荐

历史与现状

况且况且况且

李长声自选集·历史与文化

李长声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系旅日华人作家李长声三卷本自选集中的文化与历史篇。“知日”渐成潮流,然而大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几乎只从一个位置、一种角度去品评这个邻居的种种,作者则建议我们动动步子,调适距离。此书汇集了作者关于日本文化众多切近又深远的描摹,从幽玄的枯山水到别具一格的赏花姿态,从能乐的变迁到日本人的审美与自我反思,将文化与历史熔于一炉,同时阐释了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繁复的历史勾连,也澄清了诸多误会。文字之间,作者自身的文化史观也恍然可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况且况且况 / 李长声著.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
(李长声自选集)
ISBN 978-7-313-17351-5

I. ①况… II. ①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1998 号

李长声自选集

况且况且况

著 者: 李长声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30

出 版 人: 郑益慧

印 制: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172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313-17351-5/I

定 价: 58.00 元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 021-640712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 8.25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12-68180638

序

援笔写序，适逢端午，漠然想起一首诗，是去国之际以壮行色的，曰：

龙年竞舟日，逐浪到扶桑。

禅定似初入，童心未尽亡；

勤工观社会，博览著文章。

归棹十年后，知非一梦长。

所谓“十年后”，并非“十年一觉扬州梦”或者“十年老尽少年心”的学舌，当时真有点壮怀激烈，但是我属牛，跟共和国同生同长，年将不惑，也不免怀有十年过后怎么样的莫测与惴惴然。期以十年，殊不知岁月荏苒，几度端午几度中秋，一晃竟侨居日本三十年。

对日本的感觉，老外当然和本国人不同。羁旅日久，便少了游客的惊诧，乃至处“震”不惊，有人把日子过得仿佛比土生土长的主

人还红火，乐不思蜀。欧美人嘲笑日本：写一本“母国这么差，日本这么好”的书，出版社定会抢着出，轻松赚个一千万日元。颇多中国人都能写或者已经写出了这样的书，虽是异邦，也恍若“多半是情人眼里的脸孔，把麻点也全看成笑靥”（周作人语）。听说日本有人得“巴黎症候群”，特别是女性，旅游或移居法国却发现跟自己从传媒及文学得来的印象与憧憬不一样，深受文化性冲击，竟精神失衡。好像我们中国人凭着四海为家的气概，从不曾发生“东京症候群”之类的适应障碍。不过，也有个现象蛮有趣：北美移民口口声声说“我们北美”，而住在日本，即便已归化，一般也不说“我们日本”。大概这就是中国人对日本的感情纠结。

常听说，日本是熟悉的陌生人。周作人说过：“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的空假，而亦与朝鲜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异域陌生，古昔是熟悉的，熟悉的古昔果真健全地活在陌生的异域么？或许不过是流于表面的错认、误解。

网上流传一句话“崖山之后无中华”，据说是史学家内藤湖南的高见，不知确然否，他倒是有一个说法，可以撮要为“应仁乱后有日本”。这样讲的：“大体上为了知道今天的日本而研究日本历史，几乎没必要研究古代的历史，知道了‘应仁之乱’以后的历史就足矣。那以前的事只让人觉得和外国历史大同小异，而‘应仁之乱’以后是直接触及我们的真的身体骨肉的历史，确实知道了，可以说对日本历史的了解就足够了。”

关于“应仁之乱”，通说是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无后，让胞弟义视还俗接班，但翌年正室日野富子生儿子义尚。富子是日本历史上三大坏女人之一，托靠武将山名宗全，策谋义尚当将军，而武将细川胜元辅佐义视，势不两立，应仁元年（1467年）京都爆发了战乱，波及全国，长达十一年。世无英雄，诸侯们打来打去也不知究竟为何而战，京都却几乎被夷为平地。寺庙神社和贵族、武家的大宅院大半焚毁，文献资料化为灰烬，全盘从中国拿来的制度及文化破坏殆尽。在内藤湖南看来，这下子日本变成了一张白纸，才开始写最新最美的自己的历史。信其言，那么，从“应仁之乱”以后的日本来看，“虽是外国，但其文化的基本与中国同一，所以无论远看近看，都没有多大惊异”这说法就不大靠谱，虽然是周作人说的。

“应仁之乱”是日本历史的转折点，其后即步入战国时代，京都荒废一百年。1582年因部下造反被困在本能寺的织田信长自尽，曾为他把草鞋揣在怀中焐热的丰臣秀吉统一了天下，对京都施行历史性改造。筑堤掘壕，把市街围将起来，又强迁寺庙，集中到东面，沿鸭川构成“寺町”，北面高处又形成“寺之内”，大概也不无以寺庙御敌的用意。有些地方遗留了旧貌，但整个平安京失去对称构造。工商业者聚居的下京劫后残存，复兴并发展了京都的商业。当时人口只有十余万，后来城市不断向外围扩展，寺町也沦陷，以致现而今外国人赞叹日本的寺庙、坟地以及参天古木紧挨着生活。江户锁国二百多年，明治以来也几经天灾人祸，再加上现代化建设的破坏，我们走进京都一眼就看见长安残影、大唐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周作

人语)，只怕是看走了眼。到日本找中国文化，思古之幽情可感，但需要先做好攻略的反而是中国的历史知识。

知日难，难在我们自以为知日，还难在能否历史地冷眼看日本。足利义政禅位给义尚，全不顾“应仁之乱”造成的民不聊生，大兴土木，在东山营造山庄。大权在握的富子敛财如狼，不给赋闲的义政出钱，以致山庄的银阁外壁只涂了漆，徒有其名，想来当时是黝黑发亮的。久经风雨，别具沧桑感，这就是“侘寂”之趣。义政他爷爷义满在北山修建的金阁若不是被人放火烧了个精光之后重建，后来又再度贴金，恐怕也早已剥落如癣，“侘寂”乎山水之间。鲁迅有感于土财主把土花斑驳的古铜器擦得精光，写道：“例如希腊雕刻罢，我总以为它现在之见得‘只剩一味醇朴’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经风雨，失去了锋棱和光泽的缘故，雕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白，而且发闪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希腊之美，其实并不准是当时希腊人之所谓美，我们应该悬想它是一件新东西。”所以，金碧辉煌的金阁是“近于真相的”，而银阁该当作“一件新东西”。金阁的辉煌与银阁的枯淡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日本之美，特别地强调枯淡，无非为有别于中国文化的传统审美，终归是自卑的心理作怪。

说到日本的特性、价值观，其实大部分是在战败后经济恢复及发展被欧美惊为奇迹而不可一世的心态中编造的，近乎伪传统。某学人批评：连夏目漱石、森鸥外都不读，谈什么传统。如今倒像是我们中国人在替他们读，不仅读明治，而且读江户，日本朋友瞪大了眼睛：古书啊，那么难读的！我们读的是翻译成现代中国话的，甚至就

当作今天的日本读。20世纪80年代后半大陆掀起出国潮，随波东渡，三十年来始终是一个旁观者。虽然有关心国家大事的积习，但毕竟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用周作人的话来说：无公民的责任，有寓公的愉快。开门七件事，当今又多了一事——写。说是“写”，实际在各种键盘上敲打。聚会时围桌玩手机，大都是不知肉味的模样，令举箸者茫然。日本最容易引起中国人喟叹或扼腕，写起来往往带有使命感，主题先行。寻寻觅觅，总在他山之石，或者浇自家胸中块垒，对日本说好说坏就免不了偏激。似乎小日本任谁都可以随意“敲打”，我也敲打了不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刘佩英总编认为这些鸡肋般的观感还算有滋味，嘱我选一选，以飨更多的读者。赵斌玮、杨揄熹、樊诗颖几位编辑费心尽力，帮我编成了三卷。天生的漫漶而无所归心，什么书都随便翻翻，什么事都想知道点儿，自以为知道了就敲敲打打，鸡啄米似的，真不好归类，总之写的是日本。美编把书装帧得这么漂亮，谁不想翻开来看看呢。可不是败絮其中，这点儿自信和良心咱还是有的。

李长声

鸡年（2017）端午于东瀛高洲

目 录

001	桃太郎
006	小和尚从哪里来
015	信神信佛信耶稣，什么都信即为无
020	寺庙原是派出所
023	吃出禅味儿
029	少女癖
034	粹
038	枯水枯山费苦心
043	赏花与聚饮
047	优雅的牛车
051	稻草绳文化
055	极乐的庭园

058	天皇家的祖坟
062	平清盛
066	真名实地的麻烦
071	行脚与旅行
079	头头皆是道
088	古典四大戏
097	浮世绘的纠结
101	蛛丝能承受之重
105	AV 女优
109	女孩儿叫啥名
115	混浴与儒教
119	踏绘与火眼金睛

123	恩仇何曾一笑泯
140	江户文化东京人
144	和纸的末路
148	原节子的鼻子
159	欢悦大众的文化之花
164	假设……就会有别样日本
168	日本犹须中国化
172	老二们
175	日本人与英语
180	精明与精细
183	漫画你学不来
187	辞书的思想

- 191 国人好辩
- 195 右翼，以及左翼
- 199 九条
- 204 落花时节读华章
- 210 没有菊与刀，我们有周作人
- 215 莫须有的日本论
- 219 中国何曾不知日
- 225 友好二千年的画皮
- 232 没跟你说我懂日本
- 239 纸上声
- 244 视而能见（卢冶）

桃太郎

桃，从中国传入日本。

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里有这样的神话故事：

开天辟地，神世第七代是一对神，男的叫伊奘诺，女的叫伊奘冉。天神教给他们正确的做爱方法，这才一块块生下“大八洲”，即日本列岛。伊奘冉又接着生各种神，直到生火神时烫伤了阴户，一命呜呼。男神伊奘诺找到黄泉国，要接她回家。伊奘冉已经吃了黄泉食物，说：你不要看我哦。言讫不见。神也像人一样有偷窥欲，伊奘诺举火一看，伊奘冉流脓生蛆，上面还趴着八个雷公，吓得他转身奔逃。雷公等起来紧追。路边有一株大桃树，伊奘诺就躲到树下，摘桃子投掷，雷公们败退。书中写道：“此用桃避鬼之缘也”。伊奘诺洗去黄泉国的污秽时，从左眼生出天照大神，女，她就是天皇家祖神。

不过，关于桃子，日本人更熟知的是民间故事“桃太郎”，像我们中国人熟知孙猴子监守自盗，偷吃王母娘娘的蟠桃一样。这故事

里也有猴：

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地方住着老爷爷和老奶奶。老爷爷上山砍柴，老奶奶在河边洗洗涮涮，河上流过来一个大桃子。拿回家剖开，从桃子里面跳出一个小男孩。老两口大喜，取名桃太郎。桃太郎很快就长大了，听说有鬼欺负村人，要去惩治。老奶奶给他做了黍饭团。路上遇“见狗”，给它一个黍饭团就当“走狗”。又遇见猴子和野鸡，得到黍饭团都跟着去征伐鬼岛。鬼们从村里偷来财宝，正大摆宴席。桃太郎发一声喊，挥舞大刀。狗咬屁股，猴抓后背，鸡啄眼睛，鬼大败，头领喊饶命。桃太郎把财宝装车凯旋，一家三口过上了幸福生活。

曲亭马琴（1767—1848）是江户时代后期的读本作家，日本有文字以来第一个基本靠稿费过活。他为童蒙编辑民间故事，头一篇就是桃太郎，此外有开花爷爷、切舌雀、猴子和螃蟹、喀嚓喀嚓山。这五篇故事被定为日本五大民间故事，但流传民间，各地的内容不尽相同。早年间的故事都是说老奶奶吃了桃子，返老回春，生下孩子桃太郎。莫非因为听众渐渐由大人变为孩子，民间故事变成了童话故事，后来的版本就都讲河上流来一个桃子，掰开来，里面有个小男孩。

带头说桃太郎坏话的是福泽谕吉。1871年（明治四年），他三十六岁，每天早饭后把八岁的长子和六岁的次子叫到书房，用毛笔写一条家训给他们学习，名为《日日之教》（福泽死了五年之后，长子将其发表）。福泽一语道破：“桃太郎去鬼岛是为了夺宝，太不像话了

吧？宝是鬼珍藏的，宝的物主是鬼。无缘无故去夺取物主所拥有的宝，可说是强盗，桃太郎是坏蛋。如果那鬼是坏蛋，加害于世间，桃太郎勇敢地予以惩处，那倒是不错。但夺了宝回家，给老爷爷、老奶奶，这只是满足欲望的行为，卑劣之至。”

福泽谕吉教子的时候正在写《劝学》，启蒙日本人，譬如：“基于天道，顺乎人情，不妨碍他人而达至一身之自由。自由与为所欲为的界线就在妨碍与不妨碍他人之间。”他指出桃太郎的问题所在是夺宝没理由。或许受他点醒，后来桃太郎的故事被改来改去，都是在师出有名上做文章。

1887年（明治二十年），桃太郎进入小学课本，日本人心目中逐渐树立了一个标准的桃太郎形象。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日本向大清开战，斗志昂扬，童话作家岩谷小波等整理《日本民间故事》，桃太郎征伐具有了明确的目的：其鬼心邪，不顺从我皇神的皇化，却对此芦原国（日本）为寇，吞噬苍生，夺取宝物。“有个地方”的桃太郎变身为日本国英雄，他率领的狗猴鸡是“皇军”了。那时桃太郎被画成这副模样：身穿铠甲，外罩无袖长衫；头缠抹额，当中画一个红太阳，或者画个桃；持一杆幡，写着日本第一，不知是老奶奶给他做的军粮——黍饭团日本第一，还是他桃太郎日本第一。

芥川龙之介是小说家，大阪每日新闻社请他当特派员，1921年（大正十年）从春到夏考察中国一百二十多天，回国后在报纸上发表《上海游记》《江南游记》。后来又加上《北京日记抄》等，合集为

《支那游记》，序言中写道：“无疑，我的新闻记者式才能在这些通讯里也像闪电一样——至少像舞台上的闪电一样闪现。”

在上海采访章炳麟，我们的太炎先生对他说：“我最厌恶的日本人是征伐鬼岛的桃太郎，对喜爱桃太郎的日本国民也不能不多少抱有反感。”

芥川后来说：“我时常听外国人嘲笑山县公爵、赞扬葛饰北斋、痛骂涩泽子爵，但还没听过哪个日本通也像章太炎先生这样给从桃子生出来的桃太郎一箭。不仅于此，这位先生的一箭远远比所有日本通的雄辩含有真理。”

那真理是什么呢？三年后（1924年），芥川写了一篇小说《桃太郎》。他笔下的鬼爱好和平，而桃太郎“给了没有罪的鬼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恐惧”：

“从桃子出生的桃太郎下决心征伐鬼岛。为什么下决心呢？因为他不愿像老爷爷、老奶奶那样去山啦河啦田地啦干活。”

鬼住在远海的孤岛上，“椰树耸立，极乐鸟鸣啭，好一片天然的乐土”。鬼的妻女织布酿酒，跟我们人的妻女一模一样地安然度日，可是，桃太郎打来了。他一手持桃旗，一手起劲儿地挥动着画了一个红太阳的扇子，号令狗、猴、鸡发现一个杀一个，将鬼统统杀光。狗咬死年轻的鬼，鸡啄杀鬼孩子，猴把鬼姑娘先凌辱再扼杀。桃太郎命鬼酋献上全部财宝，还要交出孩子当人质，方饶他不死。

“但是桃太郎未必就幸福地度过一辈子。”当人质的鬼孩子长大成人，咬死了看守的野鸡，逃回鬼岛。鬼经常越海来袭击，烧了桃

太郎的房子。猴子也被杀了。桃太郎叹息：鬼竟然这么耿耿于怀，忘了我的不杀之恩。

我们读芥川的桃太郎总会有一种历史现实感。大正时代有大正浪漫之称，但芥川是现实的，而且预见了其后的现实。他“漠然不安”，两年后仰毒自杀。日本的狗猴鸡们被军国主义桃太郎带入了战争。

桃太郎的故事太简单朴素，容易被涂改，被用作宣传或教化的工具。大正年间儿童文学的童心主义把桃太郎美化成天真烂漫的孩子，而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孩子也具有阶级性——桃太郎用每人半个黍饭团雇用狗猴鸡，分财宝之际狗鸡猴宣布：我们劳动所得都是我们的。第二次大战期间，桃太郎的故事彻头彻尾地被军国主义利用：鬼是美英，日本是保卫世界的桃太郎。改编的动画片中，桃太郎驾飞机或潜艇跟盟军作战。到底不顶用，战败了，美国占领军也认为桃太郎“不像话”，一度禁止。作为侵略者，桃太郎从课本上消失。儿童文学出版家松居直在自传中写道：“我不讨厌美国，但不管美国人说什
么，我认为‘桃太郎’是日本代表性传承文学。”桃太郎复出，有的被改编成这样：

鬼主动拿出财宝，说：送给你当礼物。桃太郎说：谢谢，不要再干坏事哟，我还会来玩，撒哟娜啦。

与时俱进，哪里的民间故事都不再是民间的了。作为给孩子讲或看的故事，如今又有了抹去桃太郎的暴力，改为用对话来解决的。这固然不错，但比起故事来，或许现实中的对话行动对孩子更富有教育作用吧。